

MOKUSHINIAN



MOKUSHINIAN

魔窟十年

马识途

著

重庆出版社

魔窟十年

马识途著

重庆出版社

1990年·重庆

责任编辑 裴小蕙
封面设计 韦 己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马识途著

魔窟十年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375 插页4 字数225千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

ISBN 7-5366-1157-9/I·207

定价: 3.75元

内 容 简 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员肖强借助父亲的袍哥舵爷地位，成功地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和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斗争。在“特务”生涯里，肖强海“袍哥”、当上门女婿、抓情报、策动军队谋反，等等。小说充满了浓烈的传奇色彩。

目 录

- 第一回 入敌社，公子初露才华 (1)
去圣地，志士振翅高飞
- 第二回 现马脚，舵爷剖露心机 (18)
救小姐，肖强略施小计
- 第三回 别延安，两情依依 (34)
赴重庆，初遇险情
- 第四回 靠父荫，潜伏小池权养晦 (48)
立根基，结纳敌特图进身
- 第五回 寿宴上，周秘书巧接关系 (67)
渡口边，黄校长黑夜获救
- 第六回 到成都，拜靠山，做乘龙快婿 (88)
受特训，小试刀，成“忠实同志”
- 第七回 吃花酒，受试探，险中圈套 (102)
挣表现，小立“功”，跨入门槛
- 第八回 巧解难，立大“功”，更上层楼 (112)
临深渊，履薄冰，谨防失足
- 第九回 拔“红旗”，透消息，打草惊蛇 (128)
审小姐，假管训，纵虎归山

第十回	临大难，立大功，冒死送名单 用智谋，退为进，妙计脱险境	(147)
第十一回	冯羽飞，两头蛇，三面挂钩 吴达非，变色龙，四方吃糖	(166)
第十二回	军统站，设奸计，深山诱虎 中统室，用权谋，长线钓鱼	(182)
第十三回	造心机，投钓饵，肖强使法 费手脚，破“特情”，于同免灾	(194)
第十四回	打游击，设圈套，将计就计 运武器，搬军师，诱敌进山	(216)
第十五回	巧安排，打埋伏，敌军遭歼 除奸细，遭不测，于同牺牲	(245)
第十六回	“成都局”，闹笑话，烟窠打架 陆舵爷，发威风，拦路报仇	(269)
第十七回	好党员，潜敌营，伺机起义 奸特务，奉密令，侦察异动	(294)
第十八回	听炮声，鸟兽散，残师溃逃 翻成云，覆作雨，特务落网	(313)
第十九回	经巨浪，陷入险境，何营终起义 历风波，完成任务，肖强迎解放	(325)
第二十回	阶下囚，惊巨变，爱妻几自杀 座上客，破潜伏，肖强立新功	(346)
后 记		(358)

第一回 入敌社，公子初露才华 去圣地，志士振翅高飞

且说四川盆地有一个安乐镇，镇东头10里地有一个倚山傍水的李家村，李家村的村头有一个四角头的大院子，坐落在这象青龙一样逶迤而来的小山脉的龙头上。后面大片竹林掩映，前临清溪长流，流过一片绿色的跑马平畴。众人都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住在这龙头上的人家，是注定要大发的。

果然，从河边一坡石梯上去，两面白粉墙中间立着一个八字大朝门，这大朝门里住着一位远近闻名的人物。他的大名叫李长龙，表字壮飞，算得是全县第一块招牌。但是仔细推敲，他可不是正途出身，既没有读过子曰诗云，更没去赶考猎取功名，坐四人抬的大轿；也没有上过士官学校习过武，去黄埔军校跟蒋校长革过命，甚至连国民党员也不是。他的祖祖辈辈里，好象也找不出李姓的阔人，更没有给他留下一亩半亩的田土和家业。龙头上那个大院子是他发迹以后才修的，也不是好风水给他带来的福气。那么，他的这块全县第一号招牌是从哪里来的呢？

简单说，他就是二三十年代四川闭关锁国时期军阀和土匪两种土特产中的一种——土匪头。他虽然后来也投靠大军

阀，当过一阵子小军阀，但却是地道坐山为王的出身——乡里人背地说他是“三棒棒加两棒棒，等于五（武）棒棒”打出来的，就是四川老百姓说的“棒老二”出身。

这李长龙从小无家无业，到处当“滚龙”，后来约了几个流氓拦路抢劫，上山为匪，绑票拉“肥猪”，运鸦片烟，占山为王，几搞几弄，竟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古话说得好，“要当官，杀人放火候治安。”后来一个被打垮了的老军阀看中了他，委他个不大不小的司令，开到一个县城里割据做一县之主，再一混竟然成了旅长。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打来打去，有得有失。后来是国民党的军队进川，把他们都收拾了。他只好把搜刮来的金银搬回安乐镇，选中了这股龙脉的龙头上，修起一座大公馆来，买田置地自不必说，还在县城里开杂货铺、旅馆、烟馆、酒楼、茶社等等，结交了县里三教九流的人物，大家自然推他出山，当起了龙头大爷。他便在本县立了总社，上下码头又立了许多分社，其中都是些为非作歹、掌红吃黑的人。县里谁敢不认李总舵爷这块招牌？

这位李总舵把子从他几十年的经历中，深知要广交天下英雄好汉，才能吃得开。所以他凭借过去的上下老关系，广结重庆、成都的军阀和码头上的大人物。他知道，“一个光棍，三个帮衬”，不惜以大把钞票，广交三教九流的贩夫走卒，茶房酒保，以至滚龙窑姐，利用那些人给他提供可靠情报，为总舵爷拚死向前，“肩膀上走人，刀口上跑马”。他常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散得出去，换得心

来。”他又比某些舵爷思想开通，能眼观四方，耳听八面。他识的字不多，却订了一份《大公报》，叫人读给他听，还把他抢来的、刮来的和运鸦片烟赚来的钱，大量拿出来办学校，资助乡里子弟出外留学，特别要他的子女努力读书，出去闯荡江湖，靠自己的本事建功立业。

李舵爷有三男一女，老二生在他正打烂仗的时候，因生活艰难，很小就得病死了。老大虽然活下来了，可是那时李舵爷还没有成气候，戎马倥偬，没有功夫照看，把他留在乡下，只识得不多的几个字。勤恳老实，守着李舵爷的田过日子。他全然不是李舵爷少年时代那么飞势的样子，李舵爷认为这个老实人不是接他的衣钵的人。不过他有这么大一份家业，有个守财奴给他看住，倒也可以。李舵爷最喜欢的是老三，老三生在李舵爷正红火的年代，那时他手握兵权，颐指气使，好不威风。这位三少爷就在他的身边长大，一直被娇惯。长得也算一表人才，聪明伶俐，平时张牙舞爪，骄横跋扈，大家给他取个外号叫“飞三”。李舵爷倒喜欢他这个外号。他想，要不飞，他哪能挣得如今这个江山？李舵爷一心想叫这个三少爷来接他的宝座，因此要飞三先把书读好，挣够文武全才的资格。所以从小请老师教飞三读书，严格要求，居然学得不错。小学、中学成绩都是优等，18岁上成都考上了四川大学。李舵爷一不要他学文，二不要他学武，三不要他学做买卖，专门要他学政治，将来好在政治舞台上去滚，呼风唤雨，成龙成蛟。

这飞三不是别人，就是我这个龙门阵的主人公——肖

强。咦，怎么飞三不姓李，却姓肖呢？原来飞三的确姓李名亨，在川大读书时，还是叫李亨。“肖强”是他后取的名字，以后“李亨”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沿用下来，叫他肖强了。

且说1935年，肖强正在成都四川大学读书。北平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的浪潮传到了成都。川大是成都学生救亡运动的中心，从北平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派来的韩石，在川大活动。许多同学便参加了“民先”组织，把川大的救亡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成为四川青年的革命摇篮。但是那时的肖强却没有什么觉悟，成天和那些军阀官僚的子弟在一起鬼混，想混完大学，挣一个学士头衔，广交一些公子少爷，将来到社会上好飞黄腾达。李总舵爷也望他以学士头衔回乡去继承他那袍哥总舵爷的衣钵。

但是到了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的炮声在芦沟桥打响了，抗日的怒潮在全国汹涌澎湃。肖强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青年，确实也被震动了，亡国奴的命运也摆在肖强的面前。于是他被卷进了抗日宣传活动里去，碰巧和他一起活动的就是“民先”的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学密司张还是他追求的对象。他们给他讲了许多他闻所未闻的事，让他读了许多从未读过的书。他突然觉得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样的富于诱惑力，那里有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而周围的同学，对他又是那么温暖热情，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包围圈。耳濡目染，一天天他倾向进步了。但是起初，他还不过是少爷的“玩票”，直到他参加“民先”的活动多了，

经过考察，他终于被批准参加“民先”，他就真的“下海”干了。

当肖强参加“民先”的入队宣誓秘密会时，他被告知：“民先”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秘密组织，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而且要求遵守铁的纪律，服从组织决定。这时，肖强忽然联想起父亲在家里设坛收徒弟的景象来。那是要赌咒发誓吃血酒，不得泄露机密，并且要绝对服从大爷的提调，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的。那当然是为了舵爷的利益。现在为了革命，为了抗日，当然也应该有这样的严格纪律，所以他很容易接受，叫干啥就干啥，很快得到“民先”组织的信任。

肖强积极参加了一段救亡活动后，有一天，“民先”的上级老张找他去对他说，组织上有一位领导人老孔要找他谈话。什么事，不知道。他如约去和这位叫老孔的领导人见了面，原来是要他接受新任务。他急迫地问：“什么新任务？”

老孔说：“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们有特务组织，阴谋破坏学生的救亡活动，破坏“民先”组织，你的任务是继续和你们川大那些反动的公子哥儿学生交往，从他们口中探听国民党特务有些什么阴谋。如果他们要拉你参加什么组织时，必须经过我们批准。”

要肖强接受这样的任务，他心里多少有些不愿意。说实在的，他虽然也当过公子哥儿，虽然也和川大的公子哥儿们有些往来，逢场作戏，但是他想：我现在参加“民先”了，再和他們去泡在一起，昏天黑地的混日子，有什么意思？和

他一块参加“民先”活动的进步同学，特别是那些进步女同学，会对他怎么看，不会说他参加进步活动是“玩票”吗？这不是成了“民先”内部批判的“革命票友”了吗？这是最可耻的。

他口里还没有说，老孔已经从他的神色看出了他的心思。严肃地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组织的决定，你去和他们泡，就是做革命工作。”

革命的需要，组织的决定，这两句话，在当时的进步圈子里，认为是最神圣、光荣、不可冒犯的。他加入“民先”还不久，这可以说是组织给他的第一个任务，他能拒绝吗？

结果，他点头同意了，没有难色。姓孔的领导人高兴地笑了，说：“我们相信你会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从此以后，你只和我直接联系，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熟悉的‘民先’队员在内，也包括原来领导你的老张在内。一般出头露面的事你都不用参加了，要装得灰色一点。”

“什么灰色？”他奇怪地问。

老孔想笑，却马上止住了，说：“灰色”就是在生活行为中看不出你是一个进步分子，而是一个接近那些公子哥儿，政治上不求进步的人。这样他们才会向你透露真情。”

“哦，是这样。”

从此肖强从学校的进步圈里消失了，好些认识他的“民先”队友都以为他变坏了，再也不理他，还在背地里骂他落后。特别使他难堪的是女生院的密司张，本来和他有了一定程度的相好。这样一来，她对他突然冷淡了。冷淡了他，她

还不解气，约他到望江楼江边散步，把他好骂了一顿。一见面她就说：“我们的业余革命家，你好。”肖强还没有回过神来，也没有说一句话，她便挖苦他，讽刺一通，并且正式宣布绝交，说：“公子，从此我们就‘狗头摆’了。”“狗头摆”就是英文“再见”（Good bye）的贬义音。说罢，密司张就气冲冲地走了。他伤心得很，禁不住在她的身后叫道：“我是什么人，你去打听打听吧。”但是她走远了，根本没有听见。

肖强气不过。他在和老孔接头的时候，把他一肚子的冤枉气倒了出来，要老孔向密司张说明，他肖强并不是一个坏蛋。

“那怎么行？”老孔说：“你是干什么的，绝对不能让她知道。你应该忍受这样的牺牲，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考验。”

笑话，这点考验都受不住吗？至多是密司张不再和我好下去罢了，我还年轻呢。肖强想。

从此肖强就和那些公子哥儿同学泡在一起。这些人，大半出生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里，或者是大地主的少爷。他们是怎么考进大学里来的，天晓得！肖强有一个打桥牌时当连手的姓汪的同学，在记分纸上连写“W（我）”、“Y（你）”两个简单的英文都写不来。记分时写的阿拉伯数字象蝌蚪在乱爬。恐怕连初中也未必毕了业。其他的也差不多。

他们之中有一个大活宝，姓苟，他不会说英语，却喜欢赶时髦，他去街上买一本供外国人的西崽或“仆欧”（BoY）

使用的书，用汉语译音注在英语字下面，顺着汉语译音读起来，得意得很，如象“狗头摆”、“黑漆板凳”（Husband，丈夫）之类。可是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这样他便更得意，既然中国人听不懂，可见我说的就是英语——这就是他的逻辑。他还有一个独出心裁的创造，把他想说的汉语意思用直接对应的方法，在英语字典里找出相对的字来，也不管文法通不通，硬缀在一起，就这么成了他苟少爷的标准英语。

这位苟少爷最喜欢在打桥牌——他叫“不立志”（Bridge）——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语言。打桥牌是外国玩意儿，那时候一般是说英语的。他学大家把tramp说成“铲”，pass说成“派司”，把down说成“档”，倒没有什么奇怪。他在牌兴大发的时候，却大声乱叫乱喊出他的那套英语来，弄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还自鸣得意。“You have two downs!”（你有两下子”即你有一点本事的意思，你看，他连复数“s”都没有忘记加上的。）他平常满嘴脏话，打桥牌输了的时候，更是脏话连篇，这时候他就可以大大发挥他的自造英语的功能了“you dog sun!”（你狗日的），“you mother Skin!”（你妈的皮）。别的牌友对他说：“Mr dog”狗先生），你少qarK two downs（嗥两下子）怎么样？”“我儿卵子（All right）”他说。

听说他放暑假回到他乡下的老爷公馆去，更是把他的独创英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进门叫他的爸爸为father，妈妈为mother，已经弄得他父母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当他叫他

的老婆为darling时，大家听到的就是“打铃，打铃”。他的老婆莫名其妙，问他：“你为啥一见我，就打铃呢？这又不是学校，打铃干什么？”他哈哈大笑，笑乡下人的愚蠢。

他的爸爸妈妈听了也跟着笑，连眼泪水都笑出来了。“有出息，有出息！”不住地称赞自己这个在城里学了洋话的少爷。甚至他对牛弹琴地对他家的长工用英语发号施令，弄得一家人坐卧不安，他还感到特别得意。总之，公子哥儿那些“宝器”（就是活宝的意思）闹的笑话，可以编一部笑话大全。这且不说，还是言归正传。

肖强和这些公子少爷混日子，并不愉快，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才有时间偷偷读一些进步的小册子和小说。过了几个月，学校里的进步活动越搞越红火，他却还是和这些活宝打交道。其实只是看到那些人过花天酒地的生活，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看不到也听不出有什么人在搞特务阴谋活动。肖强想，何必老陷在这里面，无所作为呢？于是把这种看法对老孔说了，老孔却要他安心和那些人再混下去：“这种事是急不得的，只要你留心就是了。”

果然，过了不多久，有一次肖强他们打完桥牌，正喝茶的时候，一个陌生的人在那里说开了：“现在共产党在川大活动得太猖獗了，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不知道厉害。”

肖强没有想到有两个平时只管打牌的牌友，忽然也义形于色地骂起共产党来。并且愤愤地说：“非和他们干一场不可，不然川大就要赤化了。”

另外一个牌友讲得更有意思：“连女生院的几个漂亮女娃子都被他们抓过去了。”这位公子知道肖强是情场的失意者，不久前，被一位女同学抛弃了。那个女同学和“民先”的同学在一起活动，他把肖强当作例子对他说：“比如说，你和密司张耍得好好的，忽然就绝了交，把你一脚就蹬了。”

肖强连忙说：“哪里的事？这扯不到一起，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于是吹了。”

那个陌生人把话题拉回去谈正经的。他提到省党部和成都行辕都很不满意，说现在康泽的别动队在成都建立了成都大队，正在留心这件事，希望大家支持。他还提出要大家随时留心共产党的异动，及时报告。并说这是有奖的。最后还说：“你们只要听我的，将来毕业后的美差事，包在我身上。”

肖强把听到的都对老孔谈了。老孔说：“你看，果不其然，他们要动了。你多留心。”老孔特别给肖强布置：“你要多接触一个叫黎国太，一个叫孟济民的同学，看他们在搞些什么。”

这两个人也是肖强的牌友，要接近并不困难。当肖强有意和他们两人多往来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孟济民找肖强说私房话：“你看，你的女朋友都给共产党抢走了，你咽得下这口气？”

肖强没有做声，孟济民乘机说：“你参加我们的学生生活社吧。将来有你的好处。”并悄悄告诉肖强说，“学生生活社”的后台就是复兴社，是大有来头的。哦，肖强从他的

口中才知道他们真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哪里只是公子哥儿呢。

肖强把孟济民要吸收他参加学生生活社的事对老孔说了。老孔很高兴，似乎事情正在按照他预料的那样发展。他说：“你可以答应参加，我们信得过你，你会把他们的反动阴谋向我们报告的。但是你回去不要主动向他们提出你想参加的事。”

不久，肖强和孟济民又在牌桌上碰头了，奇怪的是，孟济民不主动向肖强提出吸收他参加学生生活社的事。老孔对肖强讲过了，因此他也不主动提出要求参加，这事便拖了下来。又过了一些日子，孟济民到底找到肖强。对他说：“参加学生生活社的事，晚一步再说。我们是朋友，就对你实说了吧，陈主任对我说，你一点表现都没有，他不便马上批准你参加呢。”

这个陈主任，就是那天来对牌友们讲一篇反共大道理的那个陌生人。是什么机关的什么主任，肖强不便问，想来一定是一个特务机构里的头目。他要有“表现”才批准进入学生生活社。怎么表现法？莫非肖强密报“民先”和进步学生的活动？那怎么行？肖强宁肯不参加，也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又过了几天，肖强他们在城里一个同学的公馆里打牌，休息的时候，那位陌生的陈主任又出现了。这时肖强发现这种打牌其实是他们学生生活社的一种开会的方式。几个在打牌，其他几个就到另外的屋子里去了，一定是去向那个陈主